



主讲人 徐雪英

1971年生,1993年毕业于宁波师范学院中文系。现为宁波广播电视大学鄞州学院教师,从事教学研究。



接做长衫、马褂、短衣衫裤等衣服的宁波老裁缝店。

「强来强，卖来卖」 宁波老底子「尺衣歌」趣谈

俗语有云：“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故。”识别、追求美好物质是我们人类的本能，尤其是在物质富裕的现在，人们对自己、个性、时尚追求强烈，所以尽管家里的衣服已经多得放不下，不少人还是会觉得自己没衣服穿，会不断地买新衣服回家，然后再对着那几橱再也塞不下的旧衣发愁。

如果这种愁绪让过去的宁波人知道，肯定会摇头叹息，会认为我们现在人实在太“作”，简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对于过去的宁波平民来说，旧衣可是宝，不会随便丢弃的。宁波民间有这样的穿衣俚语：“新阿大，旧阿二，破阿三。”那时人们生活水平低，吃饱尚是问题，衣服能将就尽量将就，岂有平白丢掉之理。偶尔做了新衣服，也仔仔细细、节节省省穿，说不定哪天手头紧了可以送进当铺换点钱应急。当时的当铺是不愁卖不掉旧衣的，因为过去在宁波街头旧衣铺前买衣服的人比比皆是。不过无论是买旧衣的还是卖旧衣的都不称“旧衣”，而称其为“尺衣”。可能是觉得“旧衣”这个词不够体面，所以说成“尺衣”来避嫌，意为此类衣服买回去仅是“做尺寸模板”而已，以此来照顾贫家买者的自尊心。如果这个名称来历推测正确，那“尺衣”还是我们宁波地区一个很有人情味的温情雅称。

“尺衣歌”是旧衣铺的叫卖歌

卖东西是要做广告的，只有广而告之，才能吸引更多顾客，才能获取更大利益。在旧时，广告业不发达，卖东西大多靠叫卖吆喝，叫卖可以说是最原始、最初级的广告形式。《韩非子》里有个“自相矛盾”的故事，这个叫卖矛又叫卖盾的小贩应该说是我国典籍上最早的市场叫卖者。

商界俗语：“卖什么吆喝什么”，卖尺衣自然吆喝叫卖和尺衣相关的内容，这种独特的行业叫卖歌被称为“尺衣歌”。“尺衣歌”能否唱好对尺衣的销售至关重要，所以唱尺衣歌的多由“眼头活络”伙计担任，他们在店里地位较高，被称为“尺衣信”。一名优秀的“尺衣信”是店里的“活招牌”，他们站在当街的长凳上，无论拿一件什么衣服搭在手臂上，只要瞟一眼面前的顾客，就能即兴编出一段生动贴切的尺衣歌谣来，很受顾客欢迎。有些好听上口的尺衣歌还能像现在“短信段子”一样流传开来，供人们茶余饭后模仿一乐。

《甬上风物——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》一书的海曙卷里记录了几首“尺衣歌”，提供者是一位朱姓宁波老人，这可能是宁波最后一位老“尺衣信”提供的尺衣歌谣，很有宁波地方叫卖特色。下面我们来看一首《长衫歌》：

强来强，卖来卖，长衫改作短衫卖。
剪落下摆做裤子，春夏秋冬穿四季。
袖子剪落(做)鞋面布，一年两年穿勿糊。
再做一件小背心，依看样子赞勿赞？
格冒便宜勿来撒，当心回去后悔煞。

这里的“长衫”，宁波百姓又称“大衫”、“竹布大衫”，在清末民国时期，多为知识分子所穿，具有一定的身份象征意义。因此鲁迅笔下那个孔乙己就算穷得只能和底层“短衣帮”们一样站着喝酒了，却还是不肯脱掉那件象征他读书人身份的破旧长衫，成为那里“站着喝酒而穿着长衫的唯一的人”。读书人好面子，一般不会买别人穿过的旧长衫的，所以旧长衫的主要顾客群是那帮站着喝酒的“短衣帮”。可怎么动员“短衣帮”及他们的女人买他们根本用不着的长衫呢？这就显示“尺衣信”们高超的推销水平了。在这首《长衫歌》中，“尺衣信”撇去长衫的身份象征价值，只强调它的实用价值——长，抓住“长面料”做文章进行渲染吆喝，是很能打动那些以“节俭合算”为第一要素的“短衣帮”人群的。类似的还有《毛花呢歌》：

尺寸有得四尺三，改成一套样子赞，
下面改条西装裤，上面好做大襟衫。
小襟剪落做背单，零零碎碎辫纽扣。
两只袖子嫌太长，剪落做双鞋面并，
一只夹里还要好，杭州纺绸有名道，
天价热眼改一套，看起来样蛮时道，
卖拨漂亮大阿嫂，穿在身上刚刚好。
各到各处跑一跑，像煞是个“大好佬”。

接下来再看一首《罗纺衫歌》，罗纺衫多指丝绸衣衫，在旧时属高档衣服，却没有像“长衫”那样有明显的身份象征意义，所以“尺衣信”在推销时就极力渲染其“名贵”特点，大打“低价高档”心理战，以此来吸引爱慕丝绸好面子的老年女顾客的眼球。歌云：

广东广西出广货，苏浙两省出绫罗。
杭州绫罗名气大，要卖卖拨老婆婆。
罗纺衣裳穿一件，接记接记人客做。
隔壁邻舍去坐坐，女婿屋里丈母做。
吃素念佛拜弥陀，依看动火勿动火。
半送半卖卖拨依，只卖五只“浑道罗”(“1美元”音译)。

词随客编的《长棉袄歌》

“尺衣歌”生动独特，曲调唱词随顾客不同而即兴编唱。在旧时宁波街头，“尺衣信”们站在高高的长凳上，拿着旧衣服，眼盯顾客，随时根据顾客的特点即兴创编推销词。以活跃购衣气氛，诱惑顾客掏钱为要旨，歌无定式，词随客编。比如同样一件长棉袄，如果面前的顾客是个普通家庭主妇，“尺衣信”就会这样向其推销：

强来强，卖来卖，长长棉袄当街卖。
这件棉袄不一般，面子夹里勿简单。
雪白棉花中间嵌，尺寸有得三尺三。
冷冷天价当大衣，夜里脱落当棉被。
落雨还好当雨衣，做客看看也体面。
只卖一元银洋细，价细咋会介便宜。
可如果面前的顾客是个渔民，“尺衣信”就会转换歌词为：

强来强，卖来卖，长长棉袄随便卖。
只要我穿长棉袄，勿怕海里起风暴。
买起朋友大运气，带鱼会柯木佬佬。
脚里穿双橡皮套，头上戴顶大呢帽，
宁波上海跑一跑，像煞是个“张元”佬

(“张元”为鱼行老板)。
从这两首《长棉袄歌》可见，“尺衣歌”歌无定式，随客而编，灵活生动，地气十足，很显宁波旧时底层商販的创造力和幽默感。

体现推销技艺的《龙裤歌》

在《甬上风物》海曙卷的几首尺衣歌里，最让人难忘的是《龙裤歌》，不但是因为“龙裤”这个名词陌生，还因为“尺衣信”那高超的“龙裤”推销技术。

龙裤属工作服之列，是过去渔民下海时所穿之裤。龙裤与一般裤子不同，肥大直筒，形如灯笼裤。在无完备救生设备的过去，肥大的龙裤对渔民有着特殊的作用。万一渔民落水，龙裤就会鼓起产生较大浮力，所以宁波渔民一直有“下海穿龙裤”的习俗。作为一种工作服，龙裤顾客群应该还是比较小的，推销旧龙裤也应该是比较困难之事。可在“尺衣信”眼里，不怕卖不掉，只怕没货源，推销“龙裤”似乎也不是太困难之事，照样能把《龙裤歌》编唱得“体体妥妥”，活灵活现，诱惑力十足：

龙裤做工特别好，两只裤脚蛮大道。
上下贴皮丝线包，花头好像紫葡萄。
裤腰绣只金元宝，买去朋友大运气。
出洋打鱼运气好，鱼货会柯木佬佬。
勿去出海也好着，亲戚屋里做人客。
普陀山去拜菩萨，和尚当依大香客。
原价要卖二元八，现在零头全摆塌。
有心朋友莫错过，两块洋细强货(“便宜货”之义)撮。

由于尺衣铺和一般市民尤其是贫苦百姓关系密切，所以在旧时曾是宁波街头最流行的一个行业。宁波江夏一带就曾有过很多“尺衣店”，“尺衣信”们高低婉转、此起彼伏的叫卖声曾是那里亮丽的一道风景线，也是目前不少宁波老人对旧江夏的标志性记忆之一。“尺衣信”们的叫卖技艺多靠师徒口口相传，鲜有文字收录。

解放后，随着尺衣行业的日渐衰微，尺衣歌在宁波渐渐消失，目前已成绝响。所以《甬上风物》收录的“尺衣歌”尤显珍贵，对后人了解宁波过去的民情商俗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


镇海渔民龙裤



贺友直创作的当铺画